

四月十一日，這一年一度的四社聯歡會在我們領導下舉行，這是傳統習慣，照例是由最高社担起大旗，號令三軍的。

在距離開會前一星期，下着連綿不絕的春雨，使籌備會的大哥們焦急不已，因為遊藝會預算是在露天中舉行的，而遊藝會是「錢賂」攔關，如天不做美，不但好事難成，甚且血本無歸也，幸而天公造美，是日也，雖不至天朗氣清，惠風和暢，但前幾天的愁雲滿臉早已消除，而且地面上還感到太陽的一股熱氣。

午間，四社聯歡會的秩序開始，首先是我們社招待曠勵凱三社的鷄尾酒會，瓜菓相酬，老鼠肉三文治與酒，賓主盡歡而散，正在人去樓空之際，何軍樂隊長施施然而來，總務見沒有甚麼孝敬他，結果着他清場善後作算。

酒會既罷，大家都朝着懷士園那邊去，不倏也隨着羣人去趁趁熱鬧，到了那兒，只見有六七個營幕掛張起來，萬國旗飄揚其間，時代歌曲從「米考風」播送到每個人的耳朵裡去，同學們是好湊熱鬧的，你去看個究竟，我也去看個究竟，於是乎生意滔滔，財源滾滾，本社「摩根

四社聯歡

」梁百萬眼見遊藝券一張張的銷去，鈔票一疊疊地進來，笑得眼鏡也幾乎要掉下。讀者諸君，且讓我告訴你，場內的一個精彩人物作為插曲吧：你道爲什麼要提及他呢？原來這人是我們社「佛氏」

假如我是禿了頭

——無言——

除非病了一場或是年紀老邁，此外我再找不出其他使我禿頭的原因。假如我真的禿了頭，至低限度已惹了一場大病，長久地躺在床上輾轉或專思，如若是因年紀老邁的話，我早已渡過滄海，步過桑田，總之無論如何，我曾經作一度長時間反省或歷遍廣泛空間。

超社轉瞬已歷十二年，在這十二個寒暑中過經多少變遷；遭遇多少艱辛，可是時間在飛逝，環境在輪迴，依目前情形看來，實在令人不敢推想下去，我料不到禿了頭時看到的是什麼？

假如我底判斷沒有錯誤的話，可以說我們正在扮演一齣悲劇。我們常用虛偽底生活來加增悲慘情緒。我們不能否認在我們中間，早已沒有真正友誼存在。互相利用成了明顯的現象。憐憫自私成了生活的骨子。諷刺，取笑成了生活的軀壳。誰敢說這樣生活會有良好結果呢？誰敢說我們會有錦繡前途呢？還有，誰會否認我們不是盡量扮演悲劇中動人悲愴的最高潮呢？長此下去，只有贏得觀衆眼淚來充實空間的體積；博到衆人嘆惜，加增宇宙的共鳴！我實在不敢想像，我更懼怕禿頭，我非立即靜止時間飛逝不可，時間的靜止或可給我們重整生活的機會，化悲劇成爲喜劇。

我沒有遺忘在簡陋的木屋中，燈燈燈火下，外邊風是蕭蕭；我們却熱烈地集會。在茅棚裡，我們扮演「野玫瑰」，在貧乏中更用真誠克服物質的困苦，出版通訊。還有集體拾米的一幕，相信大家還沒有忘記，在嚴寒時，我們在火堆旁煨暖；焚燒着的烈火在我們爐中子閃爍；它把我們意氣毀滅，把我們友誼融和，可是現在竟成殘槍一片，剩下只是死冷的灰燼！我們再聽不到前進的號角，反而消沉在燈紅酒綠中。我反對某君說除 *Party* 外，我們再找不出更好集會方式。難道我們的友誼要用這方式來發洩或調劑麼？我不相信，我更否認——堅強地否認。某君又云跳舞，看戲，談新裝，取笑是我們生活上最好不過的調劑，這個論調實在使人發笑，使人感到可怖。難道友誼需要物質與虛偽來灌溉麼？目下我們的一羣，是生活在這種氣氛中。我們的友誼簡直脆弱可憐，我們早已養成「今天熱像烈火，明天冷若冰霜」的脾氣。尤其量還有一二年我們便要離開這裡，就是處在如此純潔的環境中還培養不出真正友誼，難道將來在更複雜的環境中我們能互相幫助麼，我有點懷疑！我不相信我禿頭時會看到一幅美麗景象，人類要共生而不能單活，超社的隱現，幻滅與滋長全由我們百來副心臟神經來支持，培育、希望我們紅白的一羣，珍重友誼，此別——讓超社做成一個失了靈魂的行屍。